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臺一版

清詩話訪佚初編

(四)

精裝一冊基價 一二·〇元正

版權



所有

主編者：杜松

發行人：高本劍

發行及印刷所：新文豐出版公司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七·三〇八八六二四
門市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三四一五二九三·三四一五二九四
臺北郵政三六四三信箱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〇一〇〇四四二六號

清詩話訪佚初編

(四)



東泉詩話八卷自卷二至卷八……………清馬星翼撰……………○五一七—一〇五五

東泉詩話卷第二

魚臺馬星翼仲章著

評詩

下

蘇東坡詩王龜齡注最古但多闕略且有誤字先君子手校本標出數十條如卷四密州廬山謾作廬山南唐開先寺誤作開元寺此類不勝錄卷十五送楊傑詩天門夜上賓初日萬里紅波半天赤歸來平地看跳丸一點黃金鑄秋橘注闕按抱樸子微旨篇云始青之下日與月雨半同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以橘喻日蘇正用此而注弗之及

唐詩廣和有次韻先後無易有依韻同在一韻有用韻用彼韻

不必次如吏部和皇甫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此劉公非語

次韻詩雖東坡大才亦有湊泊不穩處如次韻劉貢父便腹從人笑老韶以邊韶爲老韶豈古有是語邪又如次韻徐績一聯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先須問子來以子桑爲子來殊爲孟浪桑來字形相近故訛然押來字韻必非刻本之誤豈宋本莊子裹飯往食之子桑一本作子來邪蓋坡公次韻多一時戲笑之詞不足爲典要

白酒真到齊紅裙已放鄭笑指浮利一雞肋多取清名幾熊掌坡用論語孟子語不免趁韻然絕無腐氣是其所長

東坡守徐州時登項王戲馬臺賦詩云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
白鶴野泉清陳師道謂坡蓋誤用而後所取信不可不辨廣陵
有戲馬臺其下有路號玉鉤斜唐高宗東封有白鶴至焉乃詔
爲老氏築宮名以白鶴是皆在廣陵與徐無涉余按坡此詩誤
以廣陵爲彭城其赤壁賦又誤以黃州赤嶼爲武昌赤壁皆失
於攷據或文士借假自有飛鄰之法然不可爲訓

東坡守杭州有慕香山之爲人故作詩每效其體以坡之才甘
與香山作後塵未免降格耳學者守坡集諷玩不置去盛唐益
遠前身自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坡集此聯兩見一答周
循州又贈謝晉臣前生愁是盧行者句二字小異下句同

有子才如不羈馬知君心似後凋松蘇詩一聯黃山谷集中亦有之未知何以相同若是豈惟牢九薦古味要使真一流天梁牢九誤字正當作案九見束皙餅賦饅頭薄持起溲牢九後人以九對一因而誤耳蘇自以牢九對真一丸字相貫

王介甫詩體格不一其險韻諸篇力摩韓退之淺學固莫能效也書會別亭諸作古意猶存不可以人廢言至其寄丁元珍溪水詩示外弟憶昨詩清麗芊眠似啟元代諸家先聲大約介甫平生意氣自負詩亦多戛戛獨造

介甫哭梅聖俞詩頌歌文武功業優經奇緯麗散九州眾皆少銳老則不翁獨辛苦不能休惜無采者人名適此用適人以木

鐸巡路事意謂輜軒采詩耳嘗見一舊本人名適三字標出不解又以朱筆改人爲入習見語忽作如此回穴

世言介甫不善律詩實未然也律句最爲近世貼括家所競尙如草長流翠碧花遠沒黃鸝籬落生孫竹門庭上文蘿每苦交遊尋五柳最嫌尸祝擾庚桑青眼坐傾新歲酒白頭追誦少年文對法甚精非律細者不能

介甫晚年魏泰候之問比作詩否介甫云賦詠之言亦近口業然近亦復不能忍因口占一絕南園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舍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泰甚稱賞余謂渠作如此麗句乃欲餽空門禁口業將誰欺乎卽此可想其情狀

張文潛呈蘇子由詩閉戶獨依寒蟋蟀移牀更就雨芭蕉雪深
更請安心術長日如年未易消句佳但更就更請連用二更字
或傳寫訛誤此類至爲微末但後學觀法不可不講更如陳后
山送秦觀五律端爲李君御盡讀鄴侯書結友真莫逆論才有
不如莫逆字不容有誤而律法失檢

宋詩押韻有與今韻不同者如韓子蒼爲亞卿作絕句第一首
以情字押入文韻第四首又以情字押入元韻庚與文元古亦
不通子蒼或私有所諱而改字邪或操土音邪趙彥先書懷詩
柳影槐陰綠遶村日長細得話詩情迎風紫燕忽雙去隔葉黃
鸝又一聲押村字入庚韻魏鶴山次韻詩孔訓原無實對名只

言爲已與求人能知管仲不爲諒便識殷賢都是仁押名字入
真韻三詩相類宋韻果有不同邪

徐彥伯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鵷闈龍門爲虬戶金谷爲
銑溪玉山爲瑤岳竹馬爲篠驂月兔爲魄魄進士效之謂之澀
體余謂彥伯所爲大抵由揚子雲以楚囚爲湘纍離騷爲牢愁
等類撰出子雲多用訓故後人效之必爲澀體

自漢魏以來詩妙於子建成於李杜而壞於蘇黃此論固未易
爲俗人言也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
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此張戒歲寒堂詩
話余謂前賢論詩以義山爲文章一厄及謂壞於蘇黃爲詩人

一害皆卓有見但言之過激乃其流弊如此耳

詩以用事爲博始於顏光祿而極於杜子美以押韻爲工始於韓退之而極於蘇黃然詩者志之所之也豈專意詠物哉用事押韻又何足道蘇黃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盡矣然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使後生只知用事押韻之爲詩而不知言志之爲本風雅掃地矣此亦張戒語張戒一作趙戒大論是闕而姓名或隱悲夫

張戒詩話中只自載一絕獨坐燒香靜室中雨聲初罷鳥聲空
瓦溝柏子時時落知有寒天木杪風云此絕句非余得意者而
陳去非獨稱誦未已

余謂論詩於唐宋以後斷不可執一相量古體近體當判然爲二若近體主於咏物用事押韻爲工者一以言志衡之斯儻矣若沾沾於咏物用事押韻而曰詩在是焉乃未涉其流耳

詩至宋蕪雜極矣東坡放翁名篇巨製指不勝屈爲兩大宗它如歐陽永叔陳去非輩力矯時弊追摹古人亦於作者間拔戟成一隊若石守道韓魏公邵堯夫諸家各自爲派不得以詩論而石所爲四言詩仿韓退之者特爲有宋佳製可知從規矩中來者終勝於東塗西抹

陳簡齋詩立於鍊句如暖日熏楊柳濃春醉海棠平湖受細雨
遠岸送輕舟雨餘山欲近春半水爭流破水雙鷗影掀泥百草

芽此類甚多可悟鍊字法

王豐父有句云白髮衰天癸丹砂養地丁許彥周詩話稱之以爲參活句余不解如此湊句何由得活人各有好尙未可同也晚唐張祜句野橋經亥市山路過申州張籍句藥看辰日合茶過卯時煎亦用干支對枝豐父何如

詩人寫景非身歷之鮮知其工如顧非熊句山近漸無青趙師秀句山在鄰家樹上青兩押青字俱竒迥出人意表余近居鄒南乃深知其妙

韋穀才調集去取最無據而世頗傳其書正由簡約可貴唐詩本多佳篇譬如一屋散錢任人取攜皆足通神耳

聖人憂患方演，易賢者窮，愁始著書，可言可采，卽不朽名。姓張與日月俱，王元之句猶是強自排遣語耳。朱元晦壽母生朝云：一笑謂汝庸何傷，人間榮耀豈可常，惟有道義思無疆，勉勵汝節彌堅剛，乃是自在流出。

朱文公不以詩名，而詩集亦卓然成家，無怪當時廷臣有以詩人薦之者。昨夜扁舟雨一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卷孤篷看，依舊青山綠樹多。朱子此詩亦有中流自在之致。

翁森四時讀書樂，世謫稱朱子。蓋由森亦紫陽人，故混稱紫陽耳。又如元人朱璜作家訓偶句，世亦謫稱朱子，由姓同耳。

梅花詩白樂天折贈佳人手，亦香陳后山逆鼻，潭疑雪亦香陸

放翁歸去始知身染香朱文公微月黃昏句裏香張實齋影落
寒溪水亦香五押香字皆加一倍法若張冠邱論花天下更無
香及實齋纔放一花天地香大涉正面矣實齋咏梅詩最多文
句云無日無風自在香亦佳

范致能詩效古者最佳如縑絲行小麥青青大麥黃原頭日出
天色涼姑婦相呼有忙事舍後煮繭門前香縑車嘈嘈似風雨
繭厚絲長無斷縷今年那暇織絹著明日西門賣絲去

嚴羽滄浪詩話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所謂
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誠名論也至押韻不必有出處用事不
必拘來歷之說似爲過當古人偶有押韻強用事乖處皆其誤

耳窘耳牽於律而不得騁耳豈可以爲法

周益公詩話妙詮最多茲擇其尤足解頤者錄數事於後必大爲禮部侍郎時長吏每會食多戲舉詩對或云薔薇刺刺花奴手刺刺皆仄聲人謂難對必大曰鴻雁行行鳥跡書又云半夏禹餘糧借爲兩餘涼也必大曰長春佛見笑蓋以花名對藥名也或曰此雅對耳更有通俗之句如往年胡邦衡多髯除吏部郎或以胡銓髯吏部爲戲莫能對時姚提刑在坐必大戲曰欲借君趁對姚憲遠提刑借姚爲遙坐皆大笑程尙書大昌退經筵人問講何經曰尙書或以尙書講尙書屬余對之對曰行者畱行者坐復大笑

鄞川志載郭功父老人十拘謂不記近事記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白晝睡不肯坐多好行不食軟要食硬兒子不惜惜孫子大事不問碎事絮少飲酒多飲茶暖不出寒卽出必大年七十二目視昏花耳中無時作風雨聲而實雨却不甚聞因補一聯云夜雨稀聞聞耳雨春花微見見空花是亦兩拘也嘗錄寄朱元晦朱大以爲然紹興二十七年御筵進士溫州王十朋爲首其鄉人吳正己綴末特奏狀元則福州李三英例賜出身附名正奏之後吳有句云舉頭不忍看王十回首猶欣見李三益公詩話惟此數條最閑余最愛錄之此亦少年一拘也若徒以此數事觀之渠處戎馬倥傯之際而台府